

第 六 卷

艺 坛

顾问 / 王元化  
主编 / 蒋锡武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  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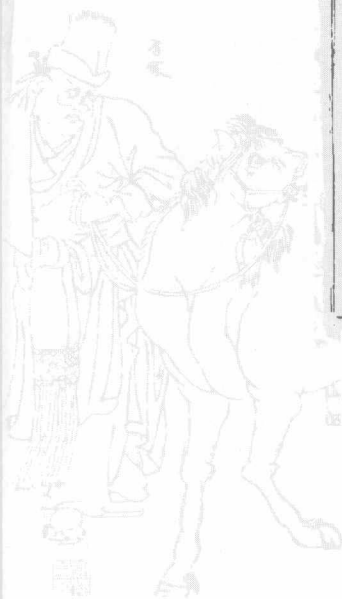
藝

第  
六  
卷

艺  
坛

顾  
问／王元化  
主  
编／蒋锡武

上海書店出版社  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艺坛. 第6卷/蒋锡武主编. —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  
2009.7

ISBN 978-7-5458-0107-1

I. 艺... II. 蒋... III. ①艺术—中国—文集②京剧—艺  
术评论—文集 IV. J1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13458 号

艺坛

顾问/王元化

主编/蒋锡武

特约编辑/曹其敏 柴俊为

责任编辑/张玉贞

技术编辑/丁 多

装帧设计/张志全

出版/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

发行/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/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www.ewen.cc www.shsd.com.cn

全国各地书店经销

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4.625

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458-0107-1/J·24

定价: 40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
## 卷前胜语

正待六卷《艺坛》付梓之际，传来王元化王先生辞世的消息，想着先生曾讲“《艺坛》我是放在床头，要经常看看的”——此卷《艺坛》，先生再不能“放在床头”“经常看看”了，止不住心头一阵悲凉！

回想与先生的结缘，即“缘”于这本以刊载京剧文字为主的《艺坛》。还是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，《艺坛》创刊，因见先生有《中国京剧之我见》的文章，私心以为大妙，遂在首期上摘发，并寄赠先生，而心存希望，期盼能得到先生的支持。实在也是没想到，先生对这份尚属“内刊”的读物，青睐有加，逢人便说好。据上海范民声先生讲，那年春节，他去王先生家拜年，王一见他，就拿出几本《艺坛》给他看，“并极口加以称赞”的。先生还常调侃道：“不是向着湖北人说话，我们湖北就是有人！”尤见先生的性情。

多年来，先生格外关注对《艺坛》的推介扶持，可说是巨细不遗。

1997年的春夏之际，中央有关部门整顿报刊杂志等出版物，想到是《艺坛》“公开”的一个良机，更生出一番奢望，却又顾虑人微言轻，遂萌生走“上层路线”之想，并托俊为兄转呈私意，能否请先生出面。先生获知当即允诺，专诚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龚心瀚一信，商请此事。信曰：

心瀚同志：

兹有一事奉恳。武汉市艺术研究所蒋锡武同志主编了一份内

刊《艺坛》，内容是专门披载有关京剧研究的，时间已有数年之久。我认为在国内戏曲刊物中，堪称首屈一指。目前组织上决定停止内刊发行，这就使这份很好的刊物，将中止办下去了。许多京剧界有影响的老同志都认为可惜。为此，蒋锡武同志想申请刊号，公开发行。我为了积极支持此事，特专函给您，请予大力支持与帮助，这是对中国文化做一件好事。诸多烦渎，谢谢。

此先生襄助之荦荦大者。只是此事未果，颇叫人懊恼，更后悔不该累及先生！先生倒未在意，可也未就此罢手，而是将此信收入《清园书简》一书，借以披露，而扩大影响。这又是先生的细微之处了。以后，又促成以书代刊，终而使之得以“曲折地”公开，在汉地（武汉出版社）印行，未负先生所望。

首卷编辑时，闻先生有重返清华园之行，希望能成文并赐予。先生遂撰成《重返清华园日记》；后此文因安排先于《文汇报》发表，先生则特别交待该报在“编者的话”中，言明“近日，王元化先生应湖北《艺坛》之请，整理了日记中‘重返清华园’一篇”。其意仍在借以推介《艺坛》而不拘朋友，足见先生之用心。

也是命途乖舛，《艺坛》刊印两卷后，经费无以保证，难以为继。那日携新卷去见先生，先生关切地问以情况，即据实以告。先生讲：“拿到上海来吧！”说话间，又有客人来，先生介绍是王为松先生，又向他推介《艺坛》。为松先生接手翻看，惊讶作者多是名家。先生即笑道：“你把它接下来吧！”为松先生时任上海教育出版社副总编，似觉突兀，却也二话未说，便应承了下来，仿佛那天即专为此而莅临似的。不过，他亦提议，请先生担任顾问，先生欣然允诺。一时峰回路转，柳暗花明，不过三五分钟言定。适见《艺坛》与先生的缘分，亦更见先生的性情。

《艺坛》与先生的结缘，是为《艺坛》之幸，亦为京剧之幸！如今，《艺坛》新卷问世，斯人已去，祈愿伴随先生一路走好，随先生而去……

## 目 录

**百年聚焦**

- 蒋锡武 / 王元化与京戏 ..... 003
- 朱家溍 / 对昆曲抢救保存的一些意见 ..... 013
- (外一篇)清宫戏曲人物画册始末
- 史震己 / 疑惑与看法 ..... 020
- 《戏曲改革漫记》读后

**艺坛百题**

- 刘曾复 / 闻见杂说 ..... 029
- 黄正勤 / 张学良谈余叔岩 ..... 052
- (外二篇)我爱马君连良
- 台上许多事,尽在不言中
- 吴小如 / 序跋文一束 ..... 058
- (外一篇)褚遂良与马连良
- 钮 骠 / 说杨隆寿 ..... 073
- 苏玉虎 / 父亲李可染的京剧因缘 ..... 087
- 扬之水 / 宋人与花与香与瓷器 ..... 095
- 扬宗珙 / 四海一人谭鑫培艺事(下) ..... 110
- 蒋锡武 / 抱守居戏话 ..... 153

## 旧剧新谈

- 刘连群 / 说说张别古的“文学性” ..... 175

## 艺苑春秋

- 荀慧生 / 小留香馆日记 ..... 183

## 艺林撷拾

- 徐兰沅 / 从前的腔调 ..... 289
- 黄 裳 / 吴震修谈梅兰芳 ..... 293
- 黄宗江 / Meiology (学者) 梅绍武 ..... 296
- 张古愚 / 闲话龙套 ..... 298
- 拙 翁 / 识文断字 ..... 301
- 丰一吟 / 我们父女的京剧情缘 ..... 314
- 尉 涛 / 值得重视的两幅戏画 ..... 317
- 钮 骠 / 增订版《京剧知识词典》讹误更正 ..... 323
- 柴俊为 / 《京剧大戏考》订误 ..... 327

## 红氍纪梦

- 陈富年 / 陈彦衡的一生 ..... 347
- 南铁生 / 艺事答问 ..... 367
- 李宝奎 / 闯荡生涯 ..... 375
- 赵纪鑫 / 由《荀慧生》热播想到的 ..... 412

## 艺海钩沉

- 李孟明 / 从脸谱演变辨识《妙峰山庙会图》的绘制年代 ..... 439
- 王灵均 / 关于周子衡卒年的几个材料 ..... 443
- 凌恩岳 / 玉华台与京剧名家 ..... 447

## 《艺坛》谈

- 编辑部 / 五卷《艺坛》错谬一览 ..... 455
- 朱 健等 / 《艺坛》谈 ..... 457

❧ 百年 聚 焦 ❧



## 蒋锡武 / 王元化与京戏

1995年初,梅(兰芳)、周(信芳)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在上海举行,我应邀赴会,便想着要去拜访心仪已久的王元化先生。

先是办了个内刊杂志,名为《艺坛》,实际大半谈的是京戏。我知道王先生喜欢京戏,遂每期寄送;又从侧面听说,王先生爱屋及乌,《艺坛》因此而得先生的青睐,遂生此念。

那天如约去先生家,张可老师开的门,她说先生临时有个活动,看一个摄影展去了,让我等一等。那时张可老师因脑血栓,语言有些障碍,我未敢多说话,怕增加她的负担,而不免有些窘;张老师似乎也察觉到,便从屋里取来一本《余叔岩研究》给我看。一会儿先生的弟子傅杰回来了,张老师做了介绍。傅先生忙说:“知道知道,我每次在邮箱里拿到《艺坛》给先生时,先生总说别的杂志我不大看了,这本《艺坛》我要看的。”于是我们也有了谈资。我发现,他于京戏也不陌生。傅先生笑答,这都是受先生的影响。

傍晚时,王先生才回来,已是吃饭的时候,张可老师一定要留饭。饭中,因谈及下午来访的一位女作家,我便问到湖北两位女作家的作品,先生说:“我现在转向了,除了京戏,其他我都不大接触了!”饭后,先生谈兴愈浓,说到中国讲比兴之义,是运用想象,诉诸想象;京戏正是一种诉诸想象的艺术,所



王元化先生与本文作者

以是写意呢。又说应当把京戏提高到文化思维的角度来认识,这是不能忽视的;而不能以西学为坐标,西方到18世纪的浪漫主义,才有想象的理论。还说中国是伦理本位,京剧中宣传的内容在今天仍有意义。

谈话中,有原市委统战部的一位老同志来访,为潘汉年的事;又有人打电话托先生转交材料与章含之,因后二天先生与章要在南京路新华书店签名售书,张可老师问怎么办。先生有些不耐烦,说道:“你们哪,一个是潘汉年,一个是章含之,我现在是要和锡武谈京戏!”

王先生的这种京戏“情结”,多少令我有些惊诧。想到此前不久读到先生的另一位弟子胡晓明的文章,说是“先生近来越来越好谈京剧。记得有一天中午稍事休息,突然被他的一个电话惊醒:‘晓明呀,快打开电视,有好节目!’我揉着惺忪的眼,使劲捅了一下遥控板。原来是京剧《赵氏孤儿》正在播出。节目完了,又打电话来问:‘怎么样,是很好吧?’”

上世纪的90年代,京剧的确引起了先生的格外关注。更早一点说,80年代末,先生即以《论样板戏及其他》(1988年3月)一文,介入了对京剧的研究。越二年(1990年12月),为翁思再先生汇编的《余叔岩研究》作序,以后加以扩充,又以《中国京剧之我见》、《京剧割记》(1992年7月)及《京剧与戏改》为题,分别刊于《戏剧艺术》(1992年第四期),及收入《清园夜读》、《思辨随笔》、《思辨录》诸著作。

至1995年10月,王先生更推出了他京戏研究中的“重头戏”《关于京剧与传统文化答问》,刊载于《中国文化》(第十二期),同时收入《九十年代反思录》;以后又分别以《关于京剧与传统文化丛谈》等名,刊载或收入到《新民晚报》(1995年10月16日至28日)、乙亥岁末自印特藏本(线装本)、《学术集林》(卷七)、《清园文稿类编·戏曲篇》(线装本)、《京剧文化词典》(代序)、《艺坛》(1995年第四期)、《京剧丛谈百年录》、《文学报》(2000年5月11日,摘录)、《中国京剧》画册(摘录)等出版物。先生的《思辨录》也收入了该文的某些章节。对于这出“重头戏”的推出,先生在《学术集林》卷

七的“编后记”中,还就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文章,作了说明,后收入《清园谈戏录》,冠名《写在〈丛谈〉之后》,另载于《艺坛》(第五卷)。

进入新的世纪后,王先生兴致不减,又有《胡适与京剧偶记》(收入《清园文稿类编·戏曲篇》)(线装本);《京剧杂谈钞》(分别刊于《中国京剧》2001年第五期和《艺坛》第二卷,部分文字收入《思辨录》);《关于京剧的即兴表演》暨《戏剧表演不能丧失激情和灵感》、《关于即兴表演的对话》(分别收入《清园近作集》,及刊于2003年8月3日《文汇报》、《艺坛》第三卷);《也为折子戏呼吁》(载2005年4月14日《新民晚报》及《艺坛》第四卷);以及《新民晚报》上一组以“清园谈话录”为总题的文字:《谈基础和流派》(2005年10月26日)、《对〈长生殿〉的一点理解》(2005年11月16日)、《京昆丑角戏》(2005年11月23日)、《京剧〈伍子胥〉》(2005年12月21日)、《由伍子胥所想到的》(2005年12月28日)等文章的陆续发表。

以后,出版界有朋友提出,要给先生出一本谈戏的集子,先生以为这类文字,相关报刊屡有披载而婉拒;朋辈则提出,正因其散见,而不方便读者,才有结集印行的需要。于是,先生有了《清园谈戏录》(2007年1月),及《清园谈戏笔札》(节选,2006年9月)(线装本)这本以戏为话题的集子。内中除了刊于90年代谈京戏的文章外,还一并收进了先生50年代谈汉剧、川剧、秦腔的旧作。有鉴于这些文章初发于各报纸书刊,一些话题难免重复,先生一再强调,宁做减法,不搞加法。同时呢,有的文章则又恢复了原貌,如谈汉剧的《宇宙锋》及川剧的《帝王珠》。编辑过程中,先生校勘梳理,字斟句酌,可说是他谈戏文字的定本。

王先生是以研究文学理论和思想史而享誉学界、文坛的,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,先生似乎忽然关注起京戏来,有些读者不免诧异,先生何以还精于此道?有点没来由。其实是有来由的。还在北伐时,先生就受到过京剧的启蒙。那是父亲把全家送到上海,他五六岁的时候,引他入门的是外婆。外婆非常喜欢京戏,常常带他去“大世界”。据先生讲,外婆很喜欢看孟小冬,

或许他也就跟着看过孟小冬了。当然他什么也不懂,只知道热闹,到最后便是入睡了。母亲也常给他讲戏中那些忠孝节烈的人物故事和思想。这些无形的熏陶,都使得他慢慢适应并且喜欢上了京戏。

先生讲,他们那一代人,不少都是喜欢京戏的。比如吴祖光也是,他做学生时,为你捧谁、我捧谁,争执不下,第二天一大早两帮人就“皇城根儿见”,打架,直打到鼻青脸肿回家。先生说:“我还没迷到这种程度。”

当然,他们也不只是迷京剧。先生记得,解放初时,他和满涛、陈西禾,还有元美和杨村彬,五个人常在一块聊戏,谈起来,像其他剧种,如昆曲,还有川剧、秦腔、汉剧都是喜欢的。只是越剧,那种才子佳人、缠绵悱恻的东西,则不喜欢,总觉得脂粉气太重。因趣味相投,西禾还戏称他们是“反越大同盟”。

王先生每每讲到陈西禾,都充满赞佩之情。在上海从事文艺工作中的人,他以为,陈西禾的水平是很高的,无论是文学,还是中西艺术方面,都有很深的造诣。像谈《空白艺术》的文章,就十分精辟。他的英文、法文也都很好。巴金的《家》,是他导演的,影片《姊妹姊妹站起来》,也是他导的。那时,王先生和他都看了川剧《帝王珠》,也都写了文章,但在王先生看来,陈西禾写的更具有有一种戏剧家的眼光。他是用龙梭的笔名写的。文章到了吴强那里,遭到反对,不让登;后来是经夏衍同意,才刊发在《文艺月报》上的。

在京剧行当中,王先生喜爱老生,在老生中,又尤喜爱余派,以至于加以回护。如以为齐如山对余的批评非公允之论,像从修身上进行批评,指摘余喜和文人来往以及性格孤高等,先生都表示不敢苟同。他还认为余的演唱,开创了一个新境界,表现了最丰富最复杂的情绪,摄人心魄,使人陶醉。

我曾经转述刘曾复老先生的观点,以为老生行的主流派,是从程长庚到谭鑫培再到余叔岩,再下来则是杨宝森。对此,王先生十分认可,说那自然是。因余而杨,故先生又十分欣赏杨宝森。先生多次讲到 he 看《伍子胥》的故事,都极有兴致。那是 1952 年,他在华东局文艺处,谭震林等领导要看京

戏,正好赶上杨宝森在百乐门演出全部《伍子胥》,百乐门是个很小的剧场,他特地安排包了两排座位,让大家都去看了杨宝森的这出《伍子胥》。结果有人有意见。他们喜欢马连良的《借东风》那些戏,不懂杨。当时,杨的戏上座不好,他就是要支持杨一下,诚心去捧场的。杨的身后名格外彰显,足见先生的眼力。

另外,武生中王先生喜欢杨小楼,旦行自然是梅兰芳了。总归是中正平和之大音。先生还赶上了看杨小楼。那是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傅德威、延玉哲拜师杨小楼,杨为给学生示范,在吉祥戏院贴演《贾家楼》和《野猪林》两出戏。延玉哲还和他在育英中学同过学,小几班,延父是北平警察局的局长,所以能拜了杨小楼。演出那天,他和父亲都去捧了场的。先生讲杨到了晚年,身体不怎么好了,出场时还有两个人搀着出来,眼睛闭着,偶一睁眼,便十分有神。就像有人说的那是如断碑残简的东西;精神趣味,只在破败漫漶之中。

先生讲到,同时拜杨的傅德威,后来也学尚和玉。他说父亲很喜欢尚和玉。抗战胜利后,他随父亲去看尚的戏,很不景气,五六成座。先生以为尚的《长坂坡》、《铁笼山》,都很好,唱得一丝不苟,绝不偷工减料。亮相的那个架势,敦实、稳重,就好像是钉在那儿了!散戏后,他们去后台看尚,尚卸了头盔,顶着块热毛巾,头上冒着气;傅德威在一旁,尚正给他讲《铁笼山》的姜维念白:“老大王,再三逼迫,怨姜维无礼了……”说着,先生模仿起来,也念了一遍,真是那么个意思。先生偶尔也喜欢哼唱几句的,约来三五同好,在一起自娱自乐。

先生反感粗鄙之声,小巧琐碎,亦不屑,于过火表演,则尤其深恶痛绝。故先生喜欢梅兰芳,也自有道理,据许姬传说,梅演出每只用八分力。这就是了。

先生说,现在有一种倾向,一些演员,好像不懂得什么是“放松”了,在台上浑身用力,青筋直冒,“洒狗血”,让人看了太吃力。先生质疑,难道观

众都是聋子、瞎子？有个青年演员请王先生给她题词，先生便写了“戒直戒露，去甚去泰”八个字，其心曲，我以为更未必不是对这种时风的告诫。

先生倾心的艺术，是那种含蓄、蕴藉，有回味耐咀嚼的欣赏对象，而不是一看便知、一览即晓的东西。像昆丑的华传浩，他的戏演出来不是那种下三滥的逗笑，先生以为很是难得，十分推崇。王先生同俞振飞的关系很好，俞常常带一家人到他那里做客。王先生同他聊，很是随意。一次，他对俞说：“俞老，在你的戏里，我看你喜欢演《太白醉写》，可我觉得还是你的《八阳》最好。”王先生这话说得婉转，他心里要讲的则是：“说实话，我不喜欢那个《太白醉写》，就像郭沫若写的《屈原》那个‘雷电颂’一样，把李白演成那种所谓浪漫派式的狂放，可是照我看来似乎太浮夸，并不令人感到可爱和仰慕。”

在京戏“情结”中，“戏改”也是王先生难以释怀的一个话题。先生讲，上世纪的50年代，那个时候不是“一边倒”吗？苏联老大哥派专家来，各个行业都有，文化方面来了个列斯里，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个体系的，就指手画脚，批评中国戏曲，说什么胡子飘在半空中啊，袖子又怎么怎么长啊，等等，总之是你那个写意、虚拟、程式的表演不对，要用他们的那一套来改造中国文化的传统。当时这股风厉害得很，什么都是“斯坦尼”，神圣不可侵犯。头一个反对的是崔嵬，他的性子很直，敢于跟列斯里辩：你不是有话剧吗？让他们弄弄“斯坦尼”不完了吗？干么还要京戏也搞什么体验派呢！列斯里不得不说他是“中国传统戏剧的捍卫者”。

还有一位“中国传统戏剧的捍卫者”，是老舍。要说懂，那是真懂。王先生说，比起他来，我们都差远了。在戏改的问题上，他更是坚决反对。吴祖光还有些改良意识。他不，就是“一桌二椅”，鼓吹如何如何的好。那时，他刚从国外回来，不知深浅厉害，发表了不少文章，意见都提在点子上。后来一看不对了，推陈出新，变成了政治问题。

先生还谈到了伊兵。解放初伊兵在华东文化部负责戏改工作，开始他

坚信传统戏曲必须加以改革,可是经过一段实践后,他从工作经验中悟出不同的道理,曾向王先生说:“我发现,我越做戏改工作,越觉得不能改!”王先生还谈到上世纪80年代,他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时,曾同书记陈国栋谈起京剧院的领导,要进行戏改,说“起霸”是多余的赘疣,应该去掉。当时,陈听了很生气,说“起霸”怎么能去掉!诸如此类的事,还有不少。由此,先生归结道,可见改革并不像所传那样,总是得人心的。

王先生曾多次强调,他是以鉴赏的眼光来看待京戏的,即首先是把它当作一种艺术品,以满足他的艺术享受。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于京戏中所包含的思想意蕴、道德观念和社会价值等内容方面的关注评判,而是把它纳入到思想文化研究的范畴,从而发掘出其中的微言大义,道人之所未能道,言人之所不及言。

像先生十分欣赏的《伍子胥》这出戏,他从中体味到的,是伍子胥虽反对平王,可并不被视为大逆不道,表明儒家并不主张君主独裁;而京戏里相当多的剧目都离不开忠孝节义这一主题。法家则是明目张胆地揭橥君主专制。从而为对“五四”以来重法批儒倾向的驳难,找到了一个生动的注脚。先生很看重的《辨儒法》这篇文章的写出,也与此不无关联。也就是说,通过儒法之辨,表明了作者对这一主题的认同、肯定。于是,一方面,作者既是借伍子胥这个历史人物来阐发这种观念;而同时又是对伍子胥这个艺术形象的提升,从而反观出京剧传统戏的思想价值。

再如,像《老黄请医》这出通常被人们视作“玩笑戏”的戏,先生亦别具只眼,“看”出的是现实学界中的“刘高手”,一到他们那里就全变了。而见出世风、时弊。

这些方面,都显示出先生的深刻处。

若干年来,有一种舆论,以为京戏只具形式玩意,缺乏思想内容。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意见。实在说,不是人家“缺乏”,倒是你自家缺乏,缺乏一把发掘其思想意蕴、及社会意义的“解剖刀”。